

草木散记

黄荆·酸枣·野皂角

何频

老家的草木，野生的柘刺是个例外，最多最复杂的要数黄荆和酸枣，以及土名叫麻秸的野皂角了。方志固然要志异述奇，可记录普遍而深厚有根的东西，才是最重要的，要编者格外用心。这三种东西皆杂灌，在树与草之间。它们与老家人的关系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恰恰又全为《救荒本草》所记录。但这些貌似普通与普遍的东西，要把它们说清楚并不容易，俨然北洼村版的《杂草的故事》。

南太行一带，旧怀庆府所辖大部，人皆号称是山西大槐树下移民，按说本地风土，应该与朱明一朝之周王的记录相同，但不尽相同。周王说黄荆与酸枣的果实可食，野皂角嫩叶可食。实际情况是，酸枣果实可食，酸枣树还可以嫁接大枣；野皂角的果实我们叫马皮豆，眉豆角似的，其子可以食用；而黄荆结的子，没人吃过，也没有听说人可以吃。周王这样说荆子：“《本草》有杜荆实，一名小荆实，俗名黄荆……今各处有之，即作簪者。”其救饥方法，是采子去苦味后，磨面而食。

相比较荒年救饥、充饥果腹而言，更重要的，它们都是山里人日用所需，或作为珍贵的建筑用材。荆于南北各地多有生长，但它是我们老家编东西离不开的好材料，类似平地的竹子和白蜡条。荆条、荆筐、荆席。祖祖辈辈盖房子，梁檩框架之上，苫一层荆笆严实了，接下来才是和泥、铺瓦、结顶。传统采煤，大小巷道掘进，要防水防崩塌，全靠手工编的荆篾用于穹顶支撑。最令人惊奇的，是粗头乱股、貌不惊人的黄荆，竟然可以由灌木变成粗大乔木，荆木用作寺庙的屋梁。“太行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……”愚公移山出典之济源市，除了王屋山、阳台官和济渎庙，其城区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唐代的“奉仙观”，又名“荆梁观”者，其主殿“三清殿”，用本地地产的老大的荆木作四梁八柱而典刑犹存，堪称华夏奇观。从我们村子下山出山到焦作市区，途中要经过宋金时期以烧制陶瓷而闻名的当阳峪村，路边不大

的一个娘娘庙，也是荆木为梁。“橘生淮北为枳”，与南方山地的黄杨一样生长缓慢的黄荆，在南太行成了精似可以长成栋梁之材，若不是现实中存在，外人很难相信。

酸枣即棘也，土名红土疙针。把它和落了叶的野皂角一并砍下来，我们统称叫割疙针，可用来做篱笆、栅栏，亦铁篱寨。同时也可以烧火烤火，煮饭烧锅。

沸腾的城市，无不似一大锅沸水或熔化中的钢水，热浪滚滚，四处洋溢。今年清明回山里上坟，我发现市区与山区的界限更模糊了。老家的大路，是二面山坡夹着的一条大路，似鱼和恐龙的脊椎，刻下也来来回回跑着洒水和除霾车。市区的建筑垃圾，夜里运到我们拆迁过的老村垫地，把深沟逐渐填平了。更有地产商大模大样进山，在大路边开发别墅。历来地无三尺平，不是高坡就是下坡的，现在大路早已被取直了。站到巨幅售楼广告旁边，我的大哥哥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旧路。那还用说，眼前是一条直上直下，先铺了水泥又改为沥青的大路，旧年一条弯绕的小路马车路原本在这大西边。当年，父母都在五十里开外邻县的县城工作——小时候，爸爸回来和我们和爷爷奶奶，总骑着国家干部标配的自行车打来回。一次，爸爸带着我和大哥哥出山去市区，来回下大坡再上大坡。高坡很陡，上坡的时候，挤在后面的大哥和二哥自动下来走路，我在前边，却赖在车梁上手抱着车把，撒娇让爸爸推我走。爸爸还不到四十岁吧，喘着气，到高坡半中腰的柿子树阴凉地歇脚，取下草帽扇风。一如城市人怀旧，他们回忆曾经把月季蔷薇花的嫩枝剥了皮当零嘴吃，酸酸的。山地的土塄上，爸爸也随手掐几根野皂角紫红的嫩梢给我们吃着玩儿，顺势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讲曹操带兵远征和望梅止渴的成语。

我对于野皂角记忆最深。除了老家日常生活，主要和我爸爸操持券窑洞有关。北洼村祖祖辈辈是住券窑洞的，村人靠着土崖打窑洞，夯土筑院墙，层层像蜂窝一样。窑洞固然冬暖夏凉，但是窑洞太过密集了，一层又一层，其间有走人和过车的路，夏天难免漏水和落土。殷实人家，早就拿石头做根基，用青砖券窑洞；再好一些，券过窑洞了，锦上添花，还要用好青石裱窑脸儿，分明固若金汤。打我记事的时候起，爸爸的精力都用在了窑洞的改造建设上。南太行虽然到处是石头，可是老家人建筑用石不用卵石，因循守旧，都是开土打石窝，没用见过太阳的青滋滋的青石条和方石。老院一共有大小五孔窑洞，券窑是大工程，仿佛愚公移山，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。于是，当年我们姊妹几个的一项主要任务，就是放学以后，披荆斩棘，割疙针刨树疙瘩，当柴火烧，为请来的工匠烧地锅做大锅饭。黄荆疙瘩现在和崖柏一样，都是制作根雕的好材料，当年则是烧火的好材料。那野皂角粗大的根，盘曲似龙蛇一样，挖出来最耐烧还流油，火最旺旺。

我们一直叫它麻秸疙针的，野皂角的大名却很晚才知道。野皂角与酸枣、黄荆几乎同时开花，花后结眉豆角一样的果实，开头青绿色，逐渐泛紫红，秋风起而变老变黄，自生自灭。汪曾祺说昆明有种蒸菜的底子放皂角子，马皮豆作为野皂角的子，未老的时候可以煮着吃，两者异曲同工。但是马皮豆吃多了放屁多也是笑谈。或许和爸爸让我多看故事和小画书有关，比葫芦画瓢的，我逐渐就爱上了写作。中学毕业后，通过县文化馆的老师推荐，直接参加了省出版社的创作文学习班。我写的故事以老家生活为背景，其中有黄荆和野皂角，然而，野皂角我用形象而戏谑的名字叫它“猴眼木”。这个时候，我还不知道野皂角的官名。直到得到2002年正式出版的《焦作植物志》，书中记录南太行地带的草谱群落丰富：“野皂荚常伴生荆条、酸枣、胡枝子、白头翁、沙参、画眉草和高粱；荆条常伴生酸枣、野皂荚、绣线菊、狗尾草、铁线莲、委陵菜，还常见寄生的菟丝

子。”这太准确了！周王将野皂角称马鱼几条。《救荒本草》记“马鱼几条”，嫩叶可食用：“俗名山皂角。生荒野中。叶似刺生刺藤花叶而小。枝硬色红，有刺似棘针微小。叶味甘，微酸。”山皂角的嫩枝梢，正是爸爸给我们举例讲望梅止渴的。我的二哥哥，当过农业局长的，也喜欢弄本地的植物名字。我第一时间把野皂角的大名分享给哥哥，我们一时都很兴奋。

山里人祖祖辈辈，宛如黄荆与野皂角一样生生不息。爸爸主持券窑的工程才完工不久，因为采煤，村子告别古老的窑洞，搬迁到后地盖瓦房，大家像蚂蚁一样从山下来。现在北洼村人的日常生活不一样了，就像蒸馍变成馍吃，煤炉煤火变成了烤箱和电磁炉，连生产工具也变了，家家都有汽车，拿荆条与野皂角编织箩头与箩筐，早已销声匿迹。酸枣接大枣的辛苦活，更没有了。

编过村志，但我意犹未尽，我还要深入考察野皂角。太行如龙——南抵黄河，北至长城，“太行自古天下脊”。围绕整个太行山，行行重行行，北边到五台山、北岳恒山和北京的西山，西边到济源王屋山、三门峡及晋南的中条山，和山西“大槐树之乡”洪洞县广胜寺所在的霍山，南北东西纵横，方圆皆有野皂角。野皂角在浅山区和大山麓多生长，高山上反而稀少。为了寻找野皂角，无意中把太行山绕着又穿插，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上上下下，高高低低，走了一遍又一遍。太行八陉，西从济源的积关陉开始。北洼村属于修武县，位于第二之太行陉沁阳与第三之白陉辉县之间。朝北依次是安阳、邯郸、石家庄、保定。太行北三陉，第六陉飞狐岭和第七陉蒲阴陉，皆在晋冀接近蒙古高原边缘；第八陉军都陉，在昌平西北之居庸山，乃燕山与太行山的分界线。弄清楚野皂角在太行山的生长与分布状况，这是我的小目标，同时也获得了访古远行的快乐。

植物与人的关系，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楚的。老家标志性的树木，柿子树与人们的关系也很密切。“长岭的核桃绵，洼村的柿饼甜”，这是旧版《修武县志》记述过的。但我觉得野皂角与生俱来，与先人的纠缠更为深远，所以选它为代表。而《北洼村志》将要付梓的时候，我写过不短的一篇后代记——《我们的祖先，或许是一株野皂角》。脑子里写好了，一天早上醒来，我忽然开悟，顺手把这篇后代记删除了。在老家和故土面前，我想我应该保持足够的虔诚和敬畏。

5月1日早上，雨中于甘茅居

为追寻北极光，我们从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出发，来到其第二大城市费尔班克斯，在此参观传说中的圣诞老人故居，逛圣诞老人礼品店。次日晨光熹微中，我们沿2号公路继续北行，前往北极圈。公路与我同龄，始建于1974年，阿拉斯加输油管一路相伴，把石油从严寒的北冰洋畔的普拉德霍湾油田，输往南岸瓦尔德兹港不冻的码头。从西雅图陪我们坐飞机的朋友说：“等上了道顿公路，就没有那么平整的柏油路面了，一路上都是难走的砂石路。几年前，我曾在路边山坡上的观景台和朋友们一起看流星。”

贯通阿拉斯加南北的公路只有两条。美国政府不愿花钱给少数人修筑“村村通”的支路，许多偏僻的小村镇因此隔绝着世俗，也保存了一方天然的水土。一切只有靠自己——阿拉斯加修筑有很长里程的砂石公路或土路，通向国家公园的深处或桃花源般的乡村，有钱人则买小飞机。常见村庄的空地上停着私家飞机，在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，我就曾看到水上机场和公用停机坪。

过了福克斯镇，大家瞥见路标“Circle City”——“Circle”不就是北极圈吗？车顺此向东拐入了一条简易公路，沿着河谷，绕过山脉，穿行于美丽清新的草地和森林之间，一路扬起阵阵尘土。路上少有人烟，偶见零星的伐木者在清理火后烧过的林木。我们在河畔休息，一群野鸭旁若无人地游戏过来，又嘎嘎而去。途经两个海上瀛洲般的小镇，行驶三个小时后，我们在第三个小镇口停了下来，一大块木板宣传牌立在公路尽头，告诉我们：这里就是育空河边的“Circle City”。

路口的商店没有店招，屋檐下一块精心制作的广告牌已经过时：“我的生意没有得到政府任何帮助，让奥巴马来吻我的屁股吧。”商店门前是简易加油站，敲开门，迎出来的是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牛仔，他用钥匙打开油阀给我们加油。我仔细打量这个商店：货架上密密麻麻堆满了生活必需品，鸡犬之声中，让我想起了童年老城厢的烟商店。店里商品标价都比较贵，老牛仔婉拒了我们买两箱水的要求：“你们少买一箱吧，路上够用就可以了，我这里还要存些货保证供应呢。”

育空河上没有桥梁，大家向他打听听北极圈标识怎么走，他瞪大了眼睛：“北极圈？你们走错了路？Circle才是你们要去的北极圈，那就要沿着主路2号公路继续北行；这里是Circle City——北极圈城！”原来我们此前是自作聪明，理解有误，错走上了一条200公里长的断头路，来到其终点——眼前这个号称小城的小镇……

眼前不远处就是育空河，几条小船系在河边，废弃的渡口留下了车辆上下船的斜坡。骡马育空河，它平缓地向西北流去，河湾宽阔，环抱着沙洲和对岸茂密的森林，映照着蓝天白云。古老的育空河长约两千英里，是地球上最北的河，它从加拿大流来，蜿蜒贯穿阿拉斯加，流入白令海。安克雷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河畔原住民编织的珠饰品，杰克·伦敦的北方淘金小说中称之为母亲河。当年俄罗斯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时，这里是一片贫瘠的荒漠，后来才发现金矿和石油，北极圈城曾作为淘金者的物流基地，被誉为“北方巴黎”。古老的矿业遗址今已化身餐馆旅店，育空河畔的小镇宛如淘金时代遗落的珍珠。

返程，我们遇到了来自欧洲的骑行者和开着房车来散心的加拿大人。这条支路上的首个小镇是森特勒尔，镇上有段柏油路面和路灯。红色的钢桁架老铁桥跨越河流，坚固的木板桥面历经沧桑。教堂伴随着花园，古树环绕着草地，社区体育设施静穆仁立，通向温泉的岔路在茂密的林荫下伸向远方，在沿途漫长的湿地、森林、草原中，凸显出人类文明的生机。

信步走进路口餐厅，我一眼就看到低矮的天花板上贴满了各国纸币，店里不少闲人谈笑风生，宛如中国的老茶馆般，亲切的村民跟我们聊起天，告诉我一路相伴的小河是育空河支流查塔尼卡河。“我们这里没有消费税，镇上鸡犬之声相闻，我们不需要政府和警察，即使犯了罪犯，怕也会污染环境熏陶而向善……”村民的话让我想起“近朱者赤”的中国古训，也让我想起了《金陵十三钗》里在战火涤荡中经历灵魂涅槃的美国人殒师，想起了《千里走单骑》的日本父子在淳朴慷慨和仁义中获得的心灵救赎。

吃完鱼排餐，店主端上咖啡。余兴未尽，我们自然要在天花板上的纸币中补上人民币，店主说：这是前任老板创意、积淀多年而成的风景。看着我们找出十元和五元面值的人民币，签下名字和日期，店主马上取来钉枪，帮我们把纸币钉上天花板。“难道没有中国人来过这里吗？”店主笑着摆手：“或许淘金时代来过……”

那是丰城沧海般的往事。记得在输油管南端的瓦尔海德，山谷间的瀑布下，一处废弃的铁路隧道遗迹曾让我油然想起：历史记载着华工对美国的铁路、对阿拉斯加的金矿作出的贡献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，曾怀揣梦想共同成就一段矿业繁华。阿拉斯加的淘金岁月已远，繁华已逝，从而埋没了百年前华工深潜的足印。当华工告别阿拉斯加百年之后，今天不期而至的我们是否能理解：眼前这群乡民，依然静静坚守在寂寞的、看不到发展希望的金矿旧镇，究竟在期待什么？

人类文明之路上，很多城市集镇因河流公路改造、运输方式变革、资源枯竭而被遗弃，可是育空河畔湮没的金矿，却如同极光一样沉静心灵。在大自然的永恒力量中，总有人坚守文明，自立生存——麦金利山国家公园深处，开着长线游览巴士、仔细指引我们寻找野生动物的小伙子；惠提尔冰雪峡湾的游轮甲板上，迎风抛系缆绳、细心地为我晕船的女儿送来热柠檬的年轻女水手；荒漠里的公路交叉口，中午驿站餐厅、踏着舞拍炸肉排的中年女服务员……他们享受着阿拉斯加的寂寞与孤独，维护着家园的体面和尊严，昔日的辉煌不是吹嘘的资本或失落的絮语，而是升华为印刻在性格里的底气与从容。

陆晨虹

行走在育空河畔

糟味里的乡愁

孙博

转眼间，小儿子赴旧金山做暑期工即将结束。在他打道回府的前几天，我在电话里问他，回多伦多想吃龙虾大餐还是日韩料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小子伙却说想吃糟货，在那儿整整十个礼拜，从来没闻到过糟货的味道，更别说了。我想旧金山的上海餐厅应该有这道家常菜，只不过他没时间去寻找罢了。对于如此简单的要求，为人父的当然要答应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倘若放在若干年前，我也是不敢随口答应的。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来加拿大的那阵子，每到夏季就会想起上海的糟货。几时的夏夜，弄堂里飘荡最多的就是糟货的酒香，常见家父手捧一杯黄酒，配上一碟糟门腔，或者糟毛豆，他咪一口酒，挟一块糟货，不亦乐乎。我在一旁也会品尝几粒，似酒非酒的香味那时就刻在我的记忆系统中了……

为了解馋，我专门去多伦多的上海餐馆寻觅糟货，试了几家都不甚满意。不是焖得太烂，就是火候不够；不是糟得太久，就是时间不够。那味道，总没有母亲做的糟钵头纯正。我动起了自己做糟货的念头，可到几间中国超市寻找糟货却一无所获，店员对我所描述的糟货一无所知。惟有梦中依稀糟货，口水直流三千尺。

只能靠每次回上海探亲时大饱口福了，但平均下来一年也回不了一次。肉类食品肯定不准入境加拿大，家人建议我带糟卤回去自己做，但想想实在太麻烦，还是放弃了。

一直到2008年左右，我才在多伦多的一家华人超市偶然发现了糟卤，那真是喜出望外。而且还是创建于1840年的上海老字号名牌，价钱大约是国内的三倍。我如获至宝，马上买了几瓶回家，跃跃欲试。

内子是广州人，一听“糟货”两字马上皱起眉头，以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事实上，此糟非彼糟也！糟货就是用糟卤制成的凉菜，是我们江南一带的叫法。吃糟也是先秦遗风，最早记载于两千多年前的《楚辞》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提到过糟鹌鹑、糟鹌鹑，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更有自制糟肉、糟鸡的记载。我费尽口舌，内子似乎有点明白，问“糟”是否像广东人所讲的“醉”，我拍案叫绝！早有“糟醉一家”之称，它们的调料都源于酒类，做法也极其相似。

动手之前，我先上网查询，根据上海师傅的视频学做糟货。第一次试

了糟猪手、糟凤爪，想不到非常成功，入口凉爽清脆，芳香扑鼻，毫不油腻，接近当年母亲做的味道。尤其获得内子赞赏的是糟凤爪，她说比广州的白子凤爪还要好吃。尔后，又获得了岳母的肯定，她可是广东老“煮妇”，对食物极其挑剔。她说糟货保留了食物原本的风味，又浸润了糟卤特有的鲜香，令人回味不已，没想到上海还有这道美食。

古人曾云：“入口之物，皆可糟之。”后来，我又陆续试做了糟鸡、糟鸡翅、糟肚、糟门腔、糟卤虾、糟鱼片、糟毛豆，等等，但最受全家人欢迎的还是“四大糟货”：糟猪手、糟凤爪、糟门腔、糟毛豆。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加拿大出生的两个儿子对糟货也颇感兴趣，尤其是小儿子到了热爱的程度，看来他还是保留了一点儿“上海胃”。

那年圣诞节的派对上，我首次亮相了“四大糟货”。几个老上海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一起回忆起小辰光的糟钵头；大部分非上海人还是第一次尝试，也都纷纷称赞。有几个朋友临走时还提出要带点走，我一高兴便把剩下的全分给大伙了。

从此，我的“四大糟货”在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。到了微信时代，朋友圈里时常有人向我讨教做糟货的秘诀，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和盘托出。经过多年的摸索，我这个“伪美食家”略有心得，打算以后拍成系列视频，在海外推广上海的糟货。

小儿子去年九月入读大学住校，一个多月回家一次，每次回家之前我都会准备“四大糟货”，等他大快朵颐。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子，一坐下来就能吃两大盘糟货，还就着啤酒，每次想起他那狼吞虎咽的情景，心里都是欣慰。这次小儿子伙去旧金山长达十周，也是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，真是难为他的胃了。也许他与我当年一样，想起那特殊的糟味就想家了……



醉卧松竹自不知（木刻）沈雪江

捡芒果

小河丁丁

芒果熟了，用指甲在尖端掐一个口，轻轻一撕皮就揭开一瓣，一直揭到蒂部，好像剥香蕉，有一种畅快淋漓的快感。才不像对付苹果和梨，倘若没有工具，得用门牙刮削。芒果熟了，不论黄皮绿皮，底下的肉一律是嫩黄色，略微一点点橙，极鲜艳，一下子就把你的双眼“抢”去了，把口水逗出来了。芒果的肉饱满，多汁，柔软，甜美，而且那么肥厚，多浆满嘴都是——正合我的口味啊，何止大快朵颐，简直大快人心，生起类似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种江湖豪情。

我自己爱吃芒果，也爱给孩子们买。以前我在浙江教书，女儿就在校上学，儿子上幼儿园。有时我上街回来，手里握着一个芒果，掌心满满的，走到教室门口把女儿叫出来，向她递着芒果，她眨着明亮的眼睛，满脸惊喜和感动。看儿子吃芒果更好玩，那是很原始的可爱的小兽的样子，把芒果剥开递给他，他用肉乎乎的小手捧着，先是大口大口啃咬，而后把脸扑到手上，弄得满脸满手都是果汁，甚至连胸前也沾满了，而我真有一种巨大的满足。

芒果那么甜，肉那么多，大一点的吃三四个就想打饱。然而我吃到打饱的次数，较真算一算，实在不多。一般人买水果以尝为主，没有求饱的，我也不例外。有时吃出冒芽的核，总忍不住把它栽到花盆里，明知那不过是孩子气的行为——潜意识里，大概我想拥有一棵芒果树，真正吃个够！

今年搬家到了广东，是在江门，与岳父母同城。新居藏在很老的小区，绿

实而知礼节，我提醒孩子们说：“捡芒果先要看一下有没有蚂蚁，有蚂蚁爬的，就扔给它们。”蚂蚁爱吃芒果，我前些天就发现了。这儿的蚂蚁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蚂蚁，那么多芒果，只要掉了下来，多数就归它们了啊，像我这样捡芒果的人实在不多。

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在小区散步，不时又见到新落的芒果。捡，捡，捡！没有袋子，我左手擦六个，右手拿钥匙手机，仍然摔了两个。满心欢喜回到家，把芒果放在阳台上，加上昨天吃剩的，总共十二个。上午妻子带着孩子们到岳父母家玩去了，临近中午，我饿起来就吃芒果，不论青的黄的，剥开来都是熟的，金色潮软的甜品，我吃了一个又一个，居然刹不住车一扫而光。以前何曾想过，这辈子可以如此尽情地吃芒果，小区里头那些芒果树，好比是为我的呢！

第二天吃饭有些困难，先还以口腔溃瘍复发，忍几天就会好，到新疆出差时情况越发严重，咽东西痛得掉眼泪。回到江门，赶紧去医院，是咽喉炎。“那树芒果长在绿化树上，我们都不吃，有毒。”医生的话印证了岳母的话。我不敢再捡芒果吃，乖乖吃药，三四天就好了。

那天午后坐在小区行道一侧，闲闲地也不知想些什么。咚！一个芒果从树上掉下来，就落在脚边，沿着倾斜的路坡往下滚。芒果虽然捡了不少，亲眼看到它掉在地上滚动这才是第一次，多难得啊！我犹豫着，下坡把它捡起来，是一个很好的芒果，堪称极品。拿着它走了不远，摸一摸咽喉，终究还是恋恋不舍地把它放在花坛里。可是隔了一夜，再次见到上好的芒果待在路旁，不禁就捡起来，剥了皮，试探着咬一小口，然后美美地大吃。——不像那次没有节制，一次狂吃十二个，偶尔尝一两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吧……芒果成熟的季节很快就要过去了……同样是树，种在果园就是果树，种在小区就是绿化树，本质应该没有什么差别……你瞧，美味当前，连医生的话也拦不住了。

岳母提醒我：“他们本地人不吃的，说有毒。”可我怎能不吃呢？住在这儿，随处可见，真真叫作俯拾皆是。人家小汽车停在树下，车顶上也落着芒果，一辆车顶上居然落了十来个。夜里睡不着，偶尔听见外头传来咚的一声，准是芒果掉下来了。我下楼散步，回来时总是两手黏黏的，沾满了芒果汁。

我和妻子、儿子到了江门，女儿后到。女儿来的那天，我到小区入口迎接她，第一件事就是捡一个路边的芒果叫她尝，吃了晚饭又带全家人去捡。仓廩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